

集部

後樂集卷十

宋 衛涇 撰

奏議

同館職乞留劉光祖劄子

臣等待罪冊府坐縻廪禄每念補報萬一而官閑事簡無職業以自見顧事有上關政體下咈人心者儻無一言裨益聰明誠恐仰負陛下儲養期待之意是忘嚴誅少思罄竭臣等竊覩二十四日指揮殿中侍御史劉光

祖除太府少卿命下之初舉朝錯愕莫測其故聞之道路皆謂光祖曾論列小臣除授不蒙採納遂有此命事之虛實固未可知萬一有如所云臣等竊謂陛下過矣恭惟祖宗盛時崇奬臺諫拔用忠讜一時臣子極口論事連章累牘不行不止其間豈無事屬細微語涉過當而我祖宗委曲聽從未甞沮抑豈徒隆虛名事觀美哉誠以諫臣拂士乃國家所藉以扶持而言路壅蔽風采銷落則人主孤立於上無與為助故其重臺諫者非重

其人乃所以重朝廷也陛下始初清明鋭意求言既詔中外言事又日輪對百官間名侍臣從容咨訪雖自古崇諫之君何以加此惟是進退臺諫之意未盡白於天下是以議者竊有疑焉往歲遺補之遷名為褒陞實欲奪其諫職是所以退之之意未明也所賴陛下聖性高明因事覺悟知其不可用者而黜之擇其可用者而任之用捨之間脗合衆志是以内外近遠莫不翕然服陛下無我之明誦陛下無我之量而前日之疑議亦至是

不辯而自釋矣光祖供職以來感激知遇頗自奮勵公論為之少伸搢紳相賀今者曾未數月忽復改除臣等愚陋不知陛下之於光祖以何事而用之今復以何名而罷之且陛下所以用光祖者必以其人剛正有守能為陛下別白是非足以任耳目之寄也如果以是而用之則光祖之遇事敢言愛惜名器杜絶請求是乃陛下所以拔擢光祖之本意而光祖效忠於陛下之職分也柰何反以是而罷之乎且其所論比之近日臺諌雖稍

為振職若較之祖宗時言論風采猶未能十之二三而
陛下已不能容之若曰嘉其論事而選以美官與夫意
在厭言而飾以它説則又幾于往歲之事天下安可厚
誣亦非聖德所宜有也且事有公有私有輕有重左右
使令之舊於事為私而朝廷之置臺諫則為公一介小
臣予奪黜陟其事為輕而臺諫之進退則為重今陛下
因其所私而廢其所公奪其所重而遂其所輕事體不
順較然易見臣等區區初不為劉光祖所可惜者陛下

之舉措耳今先祖之罷得脫憂責又全美名於其身計有何所損而曲徇小人顯逐言者此不美之名也陛下安得晏然而受之乎竊恐自此以往言事之臣競為緘默相師成風直言不聞而權倖日肆朝廷日輕矣起天下之謗以損聖德塞言者之路以輕國威聖明洞鑒夫豈其然臣等伏願陛下恢廣至公稍回聖慮酌事體之輕重觀人心之從違念君子小人進退黜陟之由鑒天下國家理亂興衰之所繫奮發英斷追寢吳端除命以

遏羣小僥倖之萌還光祖言職以伸忠直敢言之氣以慰公論以安衆心以解天下之疑實宗社幸甚易之義以不遠復為吉書之稱成湯以改過不吝為盛德是在陛下一念慮之間而已臣等出位妄言迫於拳拳愛君憂國之義惟陛下裁赦臣等無任俯伏戰懼之至

輪對劄子 論君心體天意

臣聞天之愛人君甚欲扶持而安全之人君之體天意者既至則天心之愛人君者無窮此自然不易之理也臣

恭惟陛下頃繇初潛受天眷佑賢聖仁孝聞於天下祇若慈訓丕承大寶二年于兹天意益彰感召彌速自初行大典每舉常儀鑾輿所臨若有陰相至於雨暘順序年穀滀登四方無虞邊陲不聳自昔人君臨政願治慨想而未能致者髣髴類見之豈惟中外臣庶冀覩太平陛下覩此景象寧不自喜臣嘗考之往古驗之當今竊有所懐願質之聖心焉大抵天之愛人君者至則所以望之者亦至惟此心對越每思副其所望則天人相與

寖昌苟玩其所愛不自省循則天心之愛或有時不可恃而譴咎傷敗之來未必不基於此由是觀之則凡天意之順從嘉祥之協至人君未易晏然自處也今天心之愛陛下可謂甚至不識陛下所以體天意者其已至歟抑猶有未至歟臣竊謂此天畀陛下以大有為之時所以望陛下者任大守重固當精思熟慮實休咎禍福之所由判也臣不敢遠引泛論請以仁祖及壽皇近事言之仁祖臨御三數年間水旱仍臻天變數起可謂多

事然在位四十二載深仁厚澤滲漉四海而丕烈懿範
垂詒萬世號稱本朝全盛之時壽皇初受内禪變故尤
多連歲饑荒逆酋犯順若不能一朝居者然二十八年
之久方内乂寧生民休息雖大志未就迄底小康有先
高宗中興之治夫嘉祥之應不亟見於慶歷元祐之盛
時而青異之來適以厲乾道淳熙之志業則今日天意
順從如前所陳者殆未可測葢甚可畏而未暇自喜也
陛下將何以處之乎昔楚莊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

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歟兹在陛下省之於心反之於身揆之於行事而已臣不勝拳拳陳其愚取進止

二 論聲色不可邇宴安不可懷財用當節名器當惜取法仁祖壽皇飭躬修德克敬天戒

臣聞人君之治天下無不原於此心治安常得於憂勤禍敗每基於逸樂蓋方其多事則懼心必生故憂勤而圖治居安既久則驕心易起故逸樂而不自知苟非聰明人鮮能自克臣恭惟陛下天資濬哲智畧高遠萬無是事臣區區愚慮不能自已於言且聲色易於移人陛

下非不知聲色之不可邇也而耳目為難防宴安同於酖毒陛下非不知宴安之不可懷也而志意為易惰財用生民之膏血陛下非不知財用之當節也而靡於姑息則有所未暇節名器人主之操柄陛下非不知名器之當惜也而溺於貴幸則有所未暇惜自陛下即位人臣之進說者非一疏陛下之聽言者非一日雖改過不吝見善必從而弊隙尚多冗濫未革陛下意謂時之無事不必過憂事之至微未足害治然恐陛下此念生於

自喜則驕心得以乘之驕心一萌則所以體天意者亦幾於怠矣况朝廷庶事未可謂盡當四方幽隱未可謂盡達年穀雖豐民困重歛敵國雖順意實罔測大計未立大讎未復天之望陛下者若是正宜惕息修省其可有一毫之驕心耶臣願陛下圖患於不見保治於未形一起居言動一云為措注兢兢業業常若上帝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聲色之陳於前必思玉體之當愛宴安之動於念必思德業之當勉爵賞之施必思名器不可以

假人賜予之頒必思民力不可以困竭此心無日不與
天相似則陛下所以體天意者既至天心所以愛陛下
者無窮凡陛下所當為之事皆次第而舉矣昔仁祖謂
休祥之臻懼省不類災異之見儆畏厥繇乃考箕疇之
傅稽漢儒之說裒類五行六沴禍福之應為書十二卷
名曰洪範政鑒以示天人感名之理壽皇嘗諭近臣無
逸一書享國久長皆本寅畏爰緝尚書所載天事列為
二圖名曰敬天朝夕觀覽仁祖壽皇所以飭躬修德克

謹天戒見於二書者不外此數事成效昭然于今可覩不然治教刑政大抵粗畧而天之報貺廼同於已安已治之時臣誠恐天幸不可以為常禍機多藏于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豈特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取進止

三 論臺諫給舍當重其權

臣聞人君據崇高之勢操富貴之權以奔走天下其心之易以縱螘亦勢使之然所恃以維持此心俾無過舉者

惟臺諫給舍而已臺諫給舍人主之法家拂士也人主以為是臺諫給舍以為非人主以為可臺諫給舍以為不可臺諫給舍非敢與人主爭是非可否者顧不如是無以重其權不重其權非所以尊朝廷而修君德也臣竊見自陛下踐阼臺諫給舍多不得其職間有任用非人敗露而去臣所未暇論側聞近日以來臺諫論列之章給舍辯駮之疏每遲留不下或有沮格而不行者夫一除授未當一命令未審似於聖德未虧朝綱未紊然

迫之以宣諭以塞其言餌之以美遷而奪其職習以為
常貽害不細爵禄陛下之爵禄也恩賞陛下之恩賞也
臣下苦口力爭不避仇怨果為誰事陛下欲其阿意順
旨則甚易欲其抗威拒命則甚難彼不為其易而為其
難葢亦内不安於私心外恐負於公議若不思職業之
當守惟知風旨之是承雖以緘默取容皆可馴致顯位
則捨所難而從所易彼何憚而不為殆非陛下之利耳
仰惟聰明在上豈不洞鑒此理徒以聖度寛厚未能盡

絶人情然陛下以為可予而予之臺諫給舍以為可奪而奪之人主任恩人臣守法君臣之閒義斯兩盡奈何徇人情而廢國法乎且倖門一啓羣小爭趨展轉扳援窺過伺隙正頼臣下執持奏覆抑絶横流陛下若不主張必至巧生詆訾使人臣上懼陛下之威命下虞羣小之中傷茍且成風謟諛充位脱有大姦巨惡誰為陛下言之況今日言路尚壅士氣未振風釆銷落僅討目前陛下所當長養成就又從而隂銷潛沮之臣恐愛君憂

國之言不聞持禄養安之習滋熾耳目漸蔽紀綱浸隳名器日輕賜予日濫使倖擴臂張目無所顧憚天下之患必自臺諫給舍之不得其職始矣天意所欲以扶持全安之者又果可必耶此臣之所深憂也我仁祖天性仁恕於人之欲有不能違惟其擢任臣下隨事封駁始命大臣具條執奏慶歷之詔至今推劾干請之人明正其罪仍著為法故風節峻整朝廷肅清雖時出横恩不能虧損聖政壽皇厲精臨朝尤重是選一日諭給舍曰

近來少得封駁但據所見以聞朕無不聽乾道之詔至謂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今任是官者往往以章疏太頻憚於論列深未盡善自今封駁之外事雖至微少有未當即詳具奏陳故一時臣僚爭以言事相尚助成綜核之政間嘗擢才任事或至度外用人一旦覺寤罷斥隨至顧不特徇情於恩倖也臣願卒吐其愚終始為陛下陳之幸赦其狂僭取進止

又一 論歉歲伏熟及舊道

臣聞聖王在上必汲汲於民瘼之廣求民隱之勤卹益以斯民疾苦無由自達於上而其隱憂或不能盡白也恭惟陛下仁覆天下視民如傷踐阼之初歲適告歉陛下哀矜慘怛形於玉色為之薄征為之已責如古荒政靡一不舉德至渥也以臣觀之故歲田疇損於水旱不為不廣民之流移餓莩亦不為不重然其間固有豐熟去處州縣例以災傷為之減其田租而一時寬卹之令且使主家輕其租入田賦減矣租入輕矣又得賑糶賑

濟之粟以為左餐右粥之地則斯民雖在歉歲而自無歉歲之憂廼若今歲雖號豐稔方秋西成多稼雲布田夫野老喜見顏色逮至登場所收反薄相顧觖望欲赴愬於州縣則田畝既無遺穗以自表欲乞憐於主家則主家以無官放而不從此猶可也積潦之田民以貧病不暇播種今官司或迫其伏償累年之逋民既窮空無所從出今豪強併至於責償是以人情煎熬田里愁嘆反有甚於故歲此唐趙光奇所謂時和歲豐百姓不樂

而本朝蘇軾亦有豐年不如凶年之説也豈非聖明之
所欲急聞乎臣以為日者陛下俞諫臣之請五等丁錢
悉從蠲免則是朝廷於經常之賦曾不靳惜安有田疇
積潦容州縣廹其伏熟乎又甞從臣僚之奏民間所貸
糧本取息無過五分則是官府於借貸已加裁制安有
逋負累年廼縱豪民併至責償乎臣愚欲望聖慈明詔
州縣其有積潦之田曾經檢視悉與除放毋令伏熟如
有違戾許監司按劾聞奏累年之逋嚴禁豪民姑與倚

閣或尚監理許州縣即時縱釋庶幾斯民熙熙于于粗知豐年之慶以荅陛下軫念元元求瘼卹隱之意伏惟陛下覽之幸甚取進止

二　論姦民猾吏

臣竊惟國家法令非不詳盡州縣奉行弗虔猾吏奸民相輔為虐善良受弊無所赴愬此蠹政害治之大者也臣伏見孝宗皇帝即位甫閱三月内出寬卹十八事條畫纖悉燦然備具洞燭幽隱曲當事情欺偽不容奸猾

知懼一時頒行中外呼舞二十八載之間所以結人心固邦本抑有助焉惟是比年以來因循玩習視為虛文臣嘗考求大畧實多切於當今之務未暇徧舉姑以治私販鞠盜賊奸民挾詐以汚善良猾吏並緣以徼賄賂二者之弊尤切於民者為陛下陳之葢私販盜賊雖鄉村之惡少亡賴必有大奸巨猾為之囊槖常時固結緩急相為表裏一旦敗露縱加窮治迄莫肯言方藉其營求於外以為異日之地而善良之民粗安衣食素無交

涉徒以平日彊賣不售假貸無時圖復私讐陰授指教或謂資給停著或謂同黨分贓官非其人付之吏手惟意所欲妄行供稱獄吏利於請求不究虛實株連枝蔓追呼煩擾肆虐溪壑既厭所欲卒從末減有司或不加察無辜反抵深文間有一二僅能自明而誅剥之餘家已破矣奸民復出為患益無悛心獄訟繁滋所在皆是箠楚之下何求不獲寃枉之聲聞於道路此非聖世之所宜有也臣恭惟陛下嗣服以來發政施仁率繩祖武

每聞民間利病罷行恐後願州縣吏不奉法敢為民害有如前所陳者安可不加禁戢乎臣伏願陛下特降睿旨檢坐紹興三十二年寬卹詔條申嚴約束俾州縣各務遵守內委御史外委諸路監司糾其不如令者必罰無赦庶幾奸猾革心善良安業刑得其平獄無冤濫亦足以感召和氣災沴不生其於仁政豈為小補惟陛下留神幸甚取進止

辛亥歲春雷雪應詔上封事

臣一介踈遠去歲十月嘗因輪對獲望清光三劄所陳竊謂陛下踐阼以來天意順從雨暘時若邊陲不聳年穀豐登天之所以愛陛下者既至則所以望陛下者亦至苟玩其所愛不自省循則天心之愛或有時不可恃而譴咎傷敗之來未必不基於此願陛下以無災為懼飭躬厲行增修聖德垂神政事以答天貺陛下過聽首肯再三及堯舜文王皆大聖人猶兢兢業業小心翼翼至論仁皇敬天著洪範政鑒則陛下又曰此書參人事

而言朕常置之坐右退而誦歎陛下此心實堯舜文王之用心是宜休祥之應日臻災異無由而至今者建寅之月震雷非時雨雹交作繼以大雪災變甚鉅咎證匪常由古及今罕所聞見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己巳大雨雹震電庚午大雪然自庚辰至癸酉相距八日之遠而雪作於仲冬毋足深怪曾未有當此之時雷電雹雪繼作於一夕之頃者也雖災異之出足見天心愛君之仁

而天人之際必有感名相因之理陛下睹變思懼亟降明旨訪求時政之闕失臣雖愚陋固嘗先事而言矧咨詢下逮安敢知而不言言而不盡上負陛下虛懷納忠之意乎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成湯禱旱以六事自責宣王遇災側身而修行古之聖王必先引咎於已不欲歸過於人盖將應乎天而動乎民固當求其實而篤其行也今陛下嚴恭寅畏克謹天戒恐懼修省不遑康寧視成湯宣王無間然矣臣誠不自揆

請得一二條陳之幸陛下不以臣之愚而廢其言臣聞
自古人主患不容受陛下每於臣僚奏對言雖訐直必
務優容可謂有容受之量然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
蔑聞毋乃聽納雖廣誠意不加始說而終違面從而心
拒軒陛之間應和酬酢密若有契於淵衷進對之臣亦
自以為得上意退朝之暇寂不見於施行蓋有宣泄於
小人而遂罹中傷者矣潛阻士氣陰長諛習莫甚於此
言路尚壅此闕政一也臣聞自古人主患好自用陛下

從善如流改過不吝可謂無自用之失然鯁亮之士難合諂諛之徒易親豈非信任未明好惡易惑鯁亮者未必非忠也而終惡其忤已諂諛者無非為佞也而終喜其順已於是特立獨行則浸見疎斥而偷合苟容則次第進用矣沮壞忠善傷敗風俗端在乎是人才未振此闕政二也臣聞帝王以勤儉為德而不可以位為樂以聲色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蓋仇士良蠱其君之計也臣進言及此陛下無不灼知竊聞萬機

之餘宫中燕飲太頻聲樂競進六宫之奉非不備也而
優伶靡曼之容市井詼諧之戲間被宣召雜陳於前道
路所傳未足深信然所以致謗必有由也至于近屬之
親姻戚之貴尤宜進見以時交接以禮然後恩義兩盡
名分素嚴儻陪宴侍深入禁掖臣恐歡洽之餘浮費必
廣眷寵之盛請謁必行可不防其漸乎燕飲未節此關
政三也臣聞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
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誅之幾無聊生之民

矣陛下勤恤幽隱每以民貧為念竊聞上方賜予太多用度浸廣緡錢之予遍於貴近金帶之賜逮於賤微優伶之徒鮮衣靡服徜徉于道見者駭目假以犒軍之名移用封樁之積臣僚執奏僅存虛劵聞者不能無疑也至於嗣邸后家土木競興蠹耗無藝官府厭誅求之苦閭巷有愁歎之聲臣恐軍怨民窮其來已久緩急之際卒成禍階可不慮其微乎賜予無度此闕政四也臣聞國以紀綱為本臺諫給舍所以寄紀綱之地命令之

須爵賞之施雖出於人主行於朝廷而給舍得以駁正臺諫得以論列是非可否一言而定是以奸邪知所凛畏而國體由此尊嚴令也侍從擢非其人節鉞畀非其功給舍駁正臺諫論列固其職也而連章累疏則沮格不行備禮請去則眷留甚力夫以其宣勞而陞之侍從未為甚過憫其降職而寵之節鉞猶可諉也然祖宗愛護綱紀曲示聽從寧屈於所當與而必伸言者之氣盖國體所繫而於勢未順也然則紀綱浸壞國體漸輕而

姦邪生心矣紀綱不立此關政五也臣聞爵禄人主之
操柄而名器不可以假人必愛惜謹重不輕於所予然
後足以厲世而磨鈍興事而勸功令也正任之留務去
節鉞一等戚里緣恩而授遥領之刺州在武例為寵盬
工冒法而得一留務一遥刺若非所甚惜也然成憲既
紊倖門方開羣小爭趍扳援伺隙不能塞其源而何以
遏其流乎平居罔功高爵厚禄一旦有事能效尺寸將
何官以賞之乎唐以官爵賞功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

極必至於是名器寖輕此闕政六也臣聞人君即位必
有攀附之舊一時遭遇無不萌覬寵希榮之心然其識
見至卑才品至下待之恩厚可也祿之優閑可也至於
議政事論人物則當與天下之材共之陛下初政有二
三左右恃恩妄作自以為參陪密論薦進人才寡廉鮮
耻之徒趨而附之願陛下威斷即從罷斥其尚存者宣
對頻數出入無時採訪寧免於讒邪議論豈無於憎愛
近日蹤跡頗已彰聞夫外廷之臣皆陛下所選擢豈無

不可親信奚必寄腹心於此曹乎豈其幸陛下之未覺寤而為此鼠竊之計乎誠恐潛弄威福養成姦蠹使倖漸肆此闕政七也臣聞古之人君待臣下以禮而責臣下亦重唯其待以禮而後可以責之重傳所謂上設禮義廉恥以遇其臣而臣以節行報其上也國朝禮貌待臣尤為優厚不以其有罪而廢禮也間者大臣去位一章而罷如棄土梗借曰臺諫之言不得不從則前日之抗言極論列名奏疏何廹之以宣諭而果於拒人也從

臣之丐去姑曰不允而輿祠之命忽從中下雖寵以峻

職而恩意則甚薄矣何以厲臣節而示衆庶乎近者

一二職事官之補外悉以御筆莫測其故夫出處士

大夫之所重也賢者曖昧而莫辨不肖者儌倖而苟

免又何以養廉恥而示懲勸乎遇臣不以禮而黜陟

未明此闕政八也臣聞逆寇之讐在所必復疆場之

事終於不免顧有遲有速耳事不素備何以應猝陛

下與二三大臣再歲于茲從容論道亦嘗講明之乎

守禦之方孰緩孰急攻取之路孰先孰後亦有成謨定筭矣乎至於將帥之臣尤當儲蓄雖武事未嘗試而後見而才否亦安可以不知何者有文武綏懷之道何者有沈雄攘卻之畧亦可以拔擢而收致之乎繳有一警而起之閑散之中者非貪殘無行即誕謾不實之流其人果可倚仗乎安有行義不信於平時而臨事能以使人者荆襄維揚號重鎮戚屬庸才素無望實居是任者果能當一面乎邊防之無備而將帥乏材此闕政

九也凡此九者臣固以條陳於前雖致災不專在是而皆今日之所當慮也抑臣猶有疑焉陛下降旨求言止於館職路誠未廣意者陛下急聞闕失故必自近始而人之欲進言者固無擇於踈賤也側聞近有布衣言事不實初令編置已而聽贖臣實踈遠不知其人何如所言何事此命之出誠為未安使其有求於我欲加之罪猶有辭也一介草茅奮不顧身言涉過當原其用心亦欲効誠於君上耳設居無事之時尚可置而不問

適茲災異之見正宜博通下情今求言之𠮷方行罪言之命繼出衆聽駭愕物情謂何竊議陛下以是警言者而非以勸言者也夫罪一狂士本不足深惜因一士而虧損求言之美意狂士反以得名乃為陛下惜耳若曰已從輕典則均為加罪又將焉擇儻陛下翻然悔悟卒從寛赦則疑謗不辯而自解矣何憚而不亟行之哉此理曉然尤聖明之所易察者也臣是以終始為陛下詳言之若夫五行之說臣雖未嘗深究然據經義而論則

雷陽也雪陰也陽氣方升而陰制之此雪所以降也以象類而求則君也夫也君子也皆陽也臣也婦也小人也皆陰也臣迫於君婦陵於夫小人害君子皆陰勝陽之證也有一於此臣願陛下熟之復之止之絶之制治於未亂防患於未然如前所陳其切於聖躬者臣願陛下省之於心反之於身勿恡其失必易其度其關於臣下者臣願陛下詢之僉謀斷之國人務協於中同歸於治凡所建置凡所施行必上當於天意下合於人心人

心恍而天意解豈惟消弭災咎亦將轉禍為祥可以保和平之福可以興太平之業可以永宗社無疆之慶矣臣不勝拳拳憂國愛君之誠冒犯天威無所逃罪惟陛下裁擇

乙卯歲除郎上殿劄子

臣恭惟陛下賢聖仁孝毓德潛藩頃者烈祖上賓太上屬疾久虛喪次人情洶湧國勢危疑陛下順承休命嗣臨大寶天人交與不得已而受之此中外臣子之所共

知皇天后土之所鑒照也陛下即位以來崇奉三宫備極孝養可謂盡善矣臣來自遠外竊聞之道路咸謂車駕每過壽康起居雖循常度進見未如平時侍膳問安禮猶曠闕陛下之於太上親父子也天性之愛血氣之屬慈孝之心宜無毫髪疑間以臣愚衷揣摩事實陛下豈頃刻無見親之念哉意者太上疾勢未平語言舉動之未當若未容於進見或勢有所扞格情有所未孚尚有待於調娛也然以陛下孝心純篤豈以吾親之不見

而遂已乎今士由一命以上禄及其親且喜且幸陛下貴為天子以天下養而見親之志猶未獲伸臣有以知陛下此心之難處也自昨以來宰執之敷陳臣僚之進諫百執事之對揚事大體重宜莫先於告陛下以事親者而陛下每對羣臣言及壽康感念咨嗟悵然有不自得之意是豈勉強而然實天理之不可磨滅者也閱日踰時一年於此矣温凊定省飲食藥餌陛下不得自親寒暑之序膳服之宜供擬之或失其時調朒之或失其

節燕居深念豈無上軫聖懷者乎以臣觀之凡所當關於陛下之思慮者殆不止一二事安可悠悠朝夕而不加之意乎是必思有以得親之懽心而后可也臣聞參天地賛化育曰誠而已金石之無情鬼神之至幽猶以誠而能動矧人子之事親誠極其至而有不能感動者乎臣願陛下每以不得已之意兢業于中一舉足不忘乎親一出言不忘乎親以親之未順為憂以期於見親為念積此誠意日以一日聖德之至達於四海通於神

明神人叶和顯黙孚佑自然太上氣體康復聖情悅怡
喜付託之得人玩希夷於物表禮制既畢縟儀具舉稽
首北闕躬奉壽觴太上享萬年天下之養陛下全萬年
人子之孝名譽休美孝治光明國祚延長生靈蒙福嘉
祥之應何有窮哉臣誠踈賤然天下一家誼均臣子敢
獻其拳拳不能自已之誠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丁巳歲右史直前奏事劄子

臣猥以庸虛忝丞之寀椽自惟空餐方祈外補忽蒙誤恩

俾司記注日侍清光在臣可謂僥踰而内視闕然念終無以補報敢忘冒昧布其愚忠幸陛下垂聽臣竊惟自昔人主非不願治而君德未免有虧或失之猜忌或失之暴虐或縱聲色或崇貨利或事奢侈此心一有所溺臣下莫能捄正治亂之分實由於此今陛下寛仁天覆聖敬日躋清心而寡欲好賢而樂諫凡臣所謂前數者之患無毫髮之累矣以如是之聖質而有意於治功帝王之盛要不難致而陛下踐阼以來三年於此四海之内

延頸跂踵以聽維新之政而卒未有以大慰服天下之望何也毋乃聖心或未加乎臣闘人主一心固不可有所溺尤不可無所用也天位雖不可以為樂而尤不可不知天位之至重也天命雖繇其自至而尤當知天命之可畏也崇高富貴雖不可恃而人主之利勢不可以無所據也若曰吾既不以位為樂而視之若可輕吾安於天命之自然而不畏其難保崇高富貴不足以動吾心而舉天下臣民事物之衆一切不以經意此非帝王

所以出而撫世俗之道也臣昨在遠外傳之道塗咸謂
陛下臨朝淵默寡言於事少所可否臣始聞之而未敢
信已而備數朝列兩嘗賜對臣雖不能無惑而猶不敢
謂盡然也及待罪史官分立柱下今踰兩月每覩陛下
尊居黼座延見羣臣自宰執之數陳侍從之獻納臺諫
之論奏以至中外庶官之進對奏篇無慮累牘前席或
至移時陛下霽色温顔兼聽廣覽雖靡閗厭倦而聖志
謙虚深自退託未嘗有所咨訪有所質問多唯唯默默

而容受之進言者不得極其說秉筆者無所載其美已事而退皆若有不自得之意臣實懼焉夫陛下所以未欲形於言者豈陰拱自晦徐觀默察有所待而後發耶則陛下臨政在御不為不久機務之變可以槩見矣將深思熟慮抑畏謹重恐言之或未審耶則輔弼禁近之臣皆股肱耳目陛下所親信委任而小大臣子孰無愛戴君父之心設有未當豈不竭誠効忠安敢懷情而不自盡庸何損於盛德耶蘇軾有云人君之言與士庶不

同言脱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語言以為聳動之具陛下果何嫌何疑而憚於言耶臣是以妄議陛下之未加聖心也人徒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知未嘗不言也昔聖人作易六十四卦而獨以乾為首乾天德也亦所以言君德也它卦皆陰陽相雜而乾獨以純陽成卦蓋天之德純乎剛惟剛故能首出庶物宰制羣動嘘焉而春夏吸焉而秋冬戚焉而雷霆恩焉而雨露闔闢變化無不自

我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法天不言必與天同德而后可也儻泊然於天下一無所用其心而惟託於不言則是啓頽墮之端樂因循之習忘遠大之慮忽經久之圖以是而求治功之進猶適楚而北轅鑿氷而取火也陛下承列聖二百四十之基業膺太上皇付託之重臣誠愚戇竊揣陛下聖質有祖宗之風仁慈恭儉無失德過行真大有為之主時可為而不為優游俛默偷安歲月臣恐士夫解體人將窺測陛下淺深其所

關繫殆非細事此臣區區私憂過計懷不能已輒因陛下極言之也臣伏願陛下念宗社之甚重防禍亂於未形毋恃聖質之美必加聖心自今以始於聽納之間留神省察奮發德音時出英斷相與都俞吁咈務歸於至當凡百執事有所是非可否咸決以至公庶幾下情畢通事機洞照行之以剛健積之以悠久將見志氣之發如日星之昭明號令之行如雷風之震蕩聽斷之勤如四時之不息德業日新令聞日彰何事之不可成何功

之不可立保皇圖於有永耀史册於無窮端本澄源特在陛下此心而已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誠不自覺其狂僭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論祠祭差官當嚴其制劄子

臣恭惟陛下寅畏天命明德恤祀大而天地宗廟社稷次而羣望百神祗循彝典咸秩時事罔有闕遺禮嚴體重所不容忽百官有司固當恪共迺職以欽承精意然人情狃於玩習法制廢於具文儻不因事申敕草媮振

情何以交通肸蠁對越神明哉臣竊攷太常祀典歲凡

八十有二其祀有小大之殊差官崇卑之異誓戒有期

齋宿有日欲其上下交修謹於承事今乃有薦饗太廟

而以局務小臣攝獻官者有奏告社稷已差執事而避

免者有員數本足而臨期通攝僅及其半者有職事移

易而官品邈絕殊不相稱者若是之類未易徧舉等威紊

殽觀瞻褻易隳禮失敬莫甚於此臣伏見乾道三年

指揮行事官稱疾請假者依條牒醫官局看驗及淳

熈十一年臣寮奏請祭祀委官如果拘於職守適有疾病者須於未受誓戒之前報聞當差一等班列充代臣愚欲望聖慈明詔所司檢坐前項指揮行下今後差祠祭官必遵條格所差之官不許規免庶幾人無避事禮無闕官仰副陛下昭事神天之實取進止

除中書舍人舉陳振充自代狀

準令節文侍從官授訖三日内舉官一員充自代臣伏覩從事郎行國子録陳振問學淹該文詞温雅使之掌

制必有可觀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繳裴良士乞父謚狀

臣聞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禮曰謚以尊名君子恥名之浮於行盖士大夫盡忠竭節於國家者生則有爵禄以榮其身死則有襃謚以傳於世所以示激勸之公非以徇人情之私也苟生無節行之顯著已叨榮禄既沒之後聲迹湮晦乃妄有攀援儌幸寵名則朝廷典法殆成虛文將無以昭示激勸而為善者怠矣裴希稷

者臣不知其何如人徒鬪家貲甲於京邑中興記録無所登載據其子良士陳述不過泛舉制詞數語便謂曾有戰功又稱嘗蒙高宗皇帝名到詢及邉事敷陳韜畧無實迹之可考不惟法不該謚且不知所以易其名者又輙引姚興為比臣照得姚興當紹興之末與逆賊力戰死節著在國史已經贈官立廟昨因趙善堅論奏再與賜謚希稷可謂擬非其倫兼朝廷比年以來襃表忠義如岳飛劉光世等追贈王爵中外有志功名之士聞

風興起誠以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易於感發也今若以
裴希稷與姚興例得謚典則駑驥同車薰蕕共器凡前
日所以褒表之意人反得而輕視之矣事體所繫顧不
重歟兼臣備數奉常竊見裴良士累經禮部陳詞下本
寺勘當臣以衆議不與不敢保明即具節次難以施行
因依申上案牘具在今良士直以劄子要求特旨是以
有司職守為可廢而朝廷之尊為可欺也臣居本職既
謂不可偶玆攝事遂與書行前後自相背馳臣實無所

逃罪是敢不避誅斥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將裴希稷賜謚指揮特與寢罷庶愜物論在臣守官之義得以少安不勝幸甚所有鈞旨臣未敢書行伏候勅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樂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後樂集卷十一

宋 衛涇 撰

奏議

繳劉伯震換武職劄

臣聞武階以横行為重非有功不遷遥領至戎團二級在右列為寵平居無事猶當謹惜以重名器若建功立業之際正所恃為犇走激勸之具尤不可授非其人也臣近者伏見劉伯震奉聖旨換武除環衛官繼而授武

大夫遥郡團練使臣初謂中興諸將之家例許换武已甞書行退而詢之公論稽之令甲則有甚不然者伯震爲劉光世親孫不可謂非名將之後但其人姿禀輕浮趣向凡下不紹前烈習成驕騃識與不識目爲劉僥此非美名也伯震偃然居之曽無愧悔甞得湖州倅即爲臣僚繳駁自是由祠禄倅嚴陵裔緣再任前後别無履歴儻其有志事功與之换武使宣勞効亦何不可臣竊攷乾道重修中書門下省文臣换官格朝奉大夫遥郡

刺史據伯震自稱見該磨勘亦不過得武大夫惟帶職朝請大夫以下三階方許換左右武大夫亦止遥郡刺史即無朝散大夫換右武大夫遥郡團練使條格兼武臣官至武功大夫自礙止法有終身不得轉行者伯震何人輒爾超躐意猶未滿乃援楊文昌爲比多見其不知量伯震視文昌階官雖不遠文昌三爲丞郎曾經朝廷擢用王音嘉獎優示褒除正任刺史是爲特恩安得爲例至於韓杖亦有聖語褒揚猶止依格換授伯震固

不應與二人比矧陛下規恢遠略旌拔人才正功名之士踴躍思奮之秋方且以是官賞邊功勵將帥顧如伯震者得之非分恐聞之不以朝廷恩榮爲重而臨事或解體矣或言伯震近時稍加收斂然其市井儇薄之稱喧傳中外之久未聞有植立以自表見一旦加諸右班之上庸人孺子皆得意而侮之亦何以聳聽觀瞻重環尹之寄哉臣用是不避仇怨爲陛下别白言之欲望聖慈將劉伯震換官指揮止與依條格換授允叶公論增

重横列戎圉之選使違法徼求者有所不容庶幾朝廷益以尊嚴紀綱益以振肅誠非小補所以詞頭臣未敢撰述謹録聞伏候勅旨十七日得旨依

繳兵部郎官劉炳除江西提舉劄

臣竊惟常平使者之任分一道刺舉之權若昔先朝選掄特重在外必登最郡課綽有治聲在内必服勤郎省著聞朝績始與玆選是爲拔擢倘授非人則公論不置臣伏見新除江西提舉劉炳試州遠外資望甚淺夤緣

收召遂廁朝列繼以宣司辟置諮議超列郎選以寵其行而炳天資闇愚材術疎短職在裨贊補報蔑如進退之間義當自審顧方入部就職偃然安居物議蜚騰乃謀去就復徼幸使節迄遂所欲丐外之章不知引咎猶謂非不欲趨事赴功敢為大言欺罔衆聽學士大夫宜知禮義廉恥行不顧言當如是乎縱朝廷寛大不欲加罪使之善去幸矣況炳為丞未久為郎又纔數日凡郎曹久次而去者亦不過得節是宜幽黜而反拔擢人雖

置而不問炳獨不知愧乎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劉炳新除江西提舉指揮特賜寢罷且與待闕州軍差遣庶幾朝廷不至過予在炳受之亦安乃所以全其進退之節不勝幸甚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初四日得旨依

繳壽慈宮內侍王師珪等鐫降狀

臣聞賞以勸有功罰以懲弗恪輕重貴乎適中不可有所偏也迺者癸丑之夕壽慈宮火陛下特降御筆以上

驚慈闈徹樂避殿恐懼修省夫以一人之尊躬自貶損
不遑寧處而本宫官吏儲備無素守護不虔惡得不任
其咎陛下欽崇孝養方務調娛未暇致詰提舉官吴回
三人者懷不自安騰章自列旋頒睿旨各從鐫削可謂
曲全之恩臣近緣忝冒承攝於詞頭中竊見指揮凡壽
慈宫應奉官吏等到宫實及五年各轉一官資考其員
數六百三十有四未及五年者又四百二十九人夫以
平居無事安坐受賞若此猥衆而失職抵罰不過二三

臣固疑之今臺臣有彈疏乞將應奉官等黜降謂當大
明典憲以警弛慢而所降聖旨王師珪王溶各降一官
楊旦降一官罷幹辦事務人數多寡臣未敢問惟是吳
回等自効尚奪二秩王師珪等皆有論奏楊旦者罪狀
尤著止削一階輕重毋乃有所偏乎況前日救火官兵
陛下以慈闈之重隨即第賞曾不淹時賞固所以爲勸
而罰不足示懲顧何以詔四方而厲百辟乎借曰太皇
太后聖意寬厚不欲重有誅責然賞罰之行紀綱所繫

又安可以恩而廢法乎臣不敢以代庖之奭有所隱默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王師珪王溶照吴回等一體鐫降其楊旦再與鐫斥庶幾少慰輿議儆肅宫臣懲勸之方斯爲兩得

繳榮傅㞒改正狀

臣聞朝廷行法非難守法爲難法之所在行之果而守之堅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能行於一時而不能守於異日則將啓人之玩心而不知懲創矣諸事已經斷

而理訴者一年内聽乞別勘三年聽别定其經勑斷者
詣闕進狀此法也今滎傳辰嘗任蕭山知縣在任以不
法取勘曾經伏辯准勑比加役流贓罪追毁出身以來
文字除名勒停則是法已行矣傳辰旣而申訴亦嘗詣
闕進狀臣取索到刑部文案法寺則以爲應得别定條
法合具申朝廷行下無干礙監司照應别定條法施行
刑部則以傳辰所訴未應條法乞朝廷批狀告示據此
二說則傳辰所訴未可遽從甚明今置有司之言不問

而直與改正則於守法之意毋乃或未安乎臣竊惟陛下比來與二三大臣修明紀綱嚴贓吏之禁恐為民害犯者不貸若已經勘結勑斷如傅辰輩容易與之改正則凡不曾勘結伏辨而以贓罪廢罷者豈得無辭以自解乎兼傅辰狀自稱元勘冤屈臣未暇詳究其事或萬一有如所訴何惜不與從條別定然後斟酌施行庶足以昭示至公在朝廷不失為守法在傅辰容有可諉者臣職守所在既有愚見難以緘默所有錄黄臣未敢書

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繳徐柟祠禄狀

臣竊惟御史耳目之司朝廷紀綱所係惟無私乃能體國正己斯可律人必振揚風采砥礪廉隅然後風憲尊嚴百辟整肅伏見朝奉郎徐柟素乏聲稱誤膺簡拔自頃入臺凡所論奏多不厭塞物望其劾翁黙也反爲黙上章詆毁指其所言率挾私意柟雖苦詞辨數訖無以自解識者固已譏其辱臺所宜引避乃偃然自安已而

蘇師旦之敗交通之跡尤爲彰露物議甚喧亦可以言去就矣而柄包羞居職如罔聞知累月以來一無建明日惟覬望遷擢此其風采銷靡廉恥道喪尚足以稱陛下糾繩之任乎近因縱容親戚販鬻私酒暨場務捕獲動以千計付之有司公行可也乃力與庇護甚至縱令僕廝爭奪紛競都人聚觀請囑守臣必欲釋放遂至徹聞天聽陛下曲全事體猶畀南郡之命今因其引疾畀以祠祿陛下所以待柄可謂厚矣而柄不自愛重上負

陛下久尸要任敗壞臺綱若不別白言之切慮中外莫知其故反疑陛下輕去臺臣有累聖德臣愚欲乞睿斷將徐柟祠禄指揮特賜寢罷俾之循省庶幾上以彰陛下黜陟之公下以釋搢紳疑似之論不勝幸甚臣雖時暫兼攝不敢隱嘿隳廢職守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謹録奏聞伏候勑旨六月七日奉聖旨依

應詔論北伐劄子

臣踈賤至愚輒爾兼官猥奉明詔使得吐露與聞邊議

之重仰見陛下博盡下情憂深慮遠以圖帝王萬全之至計臣敢不罄竭愚忠臣竊惟國家再修盟好以來邊境晏清中外寧謐民不知兵以保和平之福蓋踰四十年于此比來敵運衰微内當多事自救之餘頗爲恭順外知吾國飭備之謹寖生疑懼伏覩宣示類聚探報事宜其虚實的確雖不可盡知臣妄料敵情不過因並邊侵軼之擾多爲防備必未敢輕犯王畧自速殄亡近者賀正使副陳景俊等回程竊知北廷嘗有文諭其詞委

曲類若退懦然觀其指意只欲求邊臣無生事盜賊不作邊境安靜而已今探報所云修道路閲舟師點集兵夫添置寨柵等事往往其國晾吾增戍隨亦葺備施行未必周悉傳聞易至張皇譬之對奕彼此相應此示之急則彼亦急此示之緩則彼亦緩如邇日朝廷分制使命相繼宣諭諜間往來彼寧不知恐其展轉生疑安知凡百繕守殆將不止如日前所傳此亦事勢之所必至毋足怪者臣反覆熟慮今日之計惟當審在我之虛實

以爲備禦必勝之策無或隨在彼之動靜以爲作輟無定之謀自古兩國相持未聞强弱持重者安輕動者危應兵常勝首事常沮秦漢之遠未暇悉論東晉事體大畧類今謝玄淝水之勝苻堅舉國之衆匹馬不能北返此應兵必勝之驗也褚裒殷浩投機太速勞師于外曾微寸功此首事多沮之鑒也本朝中興以後凡渝盟興師常先出于敵然敵首兵每衄而我應兵常得利烏珠號善用兵獨頼昌大敗以十萬勁騎不能支劉錡背城

之一戰金亮氣熖方張自謂可以叱咤渡江而海道采石所向輒挫卒授首于廣陵此二役者彼以首兵而㫁敗今日侵犯之謀果先出於彼是以機授我堅師不動以待之正不足畏矧寇之既衰萬萬不及烏珠金亮强盛臣知其必不能出此明矣易曰不利爲寇利禦寇今當令彼常居爲寇之名而在我先定禦寇之計是遺彼以不利而我擇其甚利圖全制勝莫切於此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善戰者致于人臣所謂持重則安致人者

也輕動則危致于人者也若北敵自貽伊戚警我邊陲是墮乎致于我之術矣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豈不能收頻昌城下卻敵之效乎臣所慮者彼此疑障既開邊備未可輕撤要當力於自治堅忍持重勿爲無益之爭以啓其侮勿爲易泄之機以激其變稍遲歲月使吾之戎政益修軍實愈𥡴儲蓄豐裕士馬騰奮則伸縮進退無不在我遲速操縱終可以得志矣中國舉措尤貴嚴密若朝得一報而爲之營營不寧夕得一奏而遽謂晏然

無事臣恐非所以示朝廷之整暇而敵人得以窺測淺深也昔魯有疆事疆吏以告魯威公曰疆埸之事謹守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魯豈忘疆事哉蓋內為之備而外不示弱此有所主而彼不能動耳豈以天下之大而可無自立之規模乎臣有惓惓之愚夫事有先後謀有緩急譬人之一身腹心無疾而後外邪可攻今備邊之計誠不可緩而荊襄兩淮所在饑民未甚帖息尤所當急若艱食者衆萬一盜賊有警則寇

得窺伺之便而始有重煩朝廷之憂者其可不亟圖之臣願陛下申敕諭使司且以撫安饑民爲先使腹心救寧根本充實則内安外懼而禦備之策可以無闕臣識見短淺冒陳管窺不足以仰裨廟筭席藁恐懼陛下赦之幸甚

應詔舉人才舉游九言錢文子黄冝狀

承尚書吏部牒準今月十二日都省劄子節文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在内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

不拘文武臣各舉人才三兩人某人有某才堪辦某事
某人有某能可任某責並須明著實迹結罪保明仍限
三日具奏者臣伏覩通直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游九
言資才剛實不專意於文藝淳熈間知静江府張栻嘗
露薦章於孝廟稱其臨事有斷留意軍伍間事今已三
十年吏習既多其才益老近任江東撫幹贊畫帥閫區
處事務軍民至今思之但其人過於自許幾有亢訐之
累如朝廷棄瑕録用置之幕府或邊鎮任使必能盡瘁

報國有所植立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錢文子器識
弘毅不以科目自居頃繇幕僚改秩宰邑醴陵不畀其
官刻意民事撫摩善良鋤治姦慝盜賊爲之屛息豪强
望風斂戢縣計上供之外沛然有餘及試郡天台振厲
風采治民馭軍寬猛得宜偶嘗處事少差未免矯枉之
失如朝廷湔祓簡拔處以繁劇州郡或經理財賦必能
彈壓斡旋不至乏事承議郎前通判慶元軍府黄宜世
事精練吏道敏强嘗爲劇縣財計不擾而辨獄訟咸得

其平吏畏民愛前後少見其比嘉泰二年有㫖令宰執

論薦邊郡守臣謂宜才學優長邑政有聲足以充選緣

其資格未及且俾實歷通判得倅四明郡政多所裨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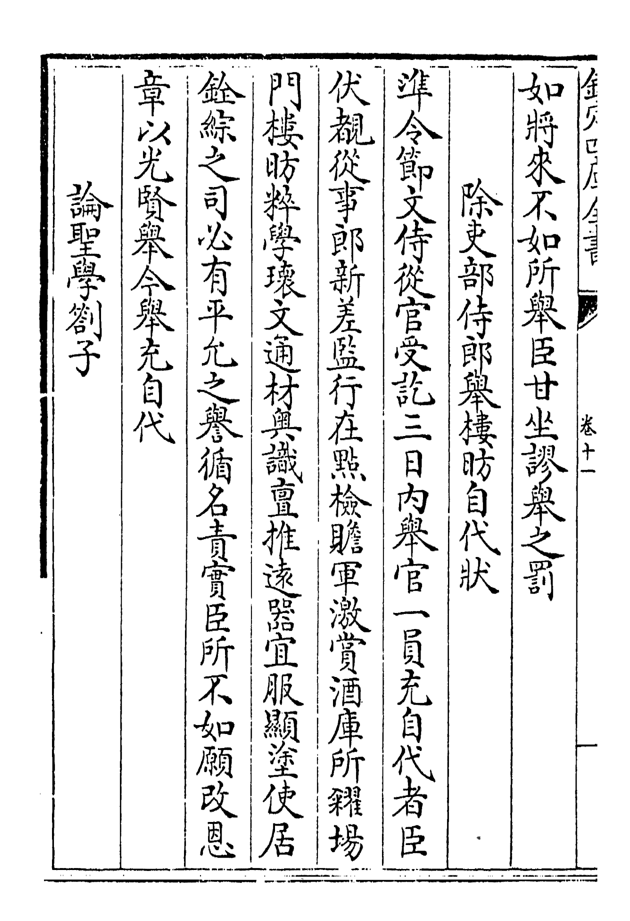
海道利便講之尤熟兼曾在淮郡守官諳悉事體議論

可聽倘蒙朝廷照已降指揮擢用或别有繁難職任其

才蓋所優爲臣竊思朝廷興舉事功貪才使過之時此

三人者皆有可用之實不宜寘之閑地今或嘗因廢黜

見處祠禄或任滿替罷未有差遣是敢冒昧上塞明詔



如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除吏部侍郎舉樓昉自代狀

準令節文侍從官受誥三日內舉官一員充自代者臣伏覩從事郎新差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門樓昉粹學瓌文通材與識亶推遠器宜服顯塗使居銓綜之司必有平允之譽循名責實臣所不如願改恩章以光賢舉今舉充自代

論聖學劄子

臣聞學者爲王者事自昔帝王莫不以學爲本然學有小大分章析句牽制文義此書生之學也究聖賢之用心明古今之大致識安危治亂之體察善惡消長之機斯爲帝王之大學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不自矜伐即位之初首下明詔博延儒英增置講讀紬繹經史從容賜坐一日再御情亡厭倦可謂知所本矣邇者側聞玉音宣諭今後晚講各須講解義理引古證今庶不爲文具若只讀過恐無益於事大哉王言臣有以見陛下識

度高遠精進不已知求多聞之有益於聖德也臣誠不佞抑聞之先哲學則必問問然後爲學學者聖之先務問者學之大方也孔子稱舜大智必曰好問仲虺戒成湯必曰好問則裕易乾之六爻龍德變化皆聖人也九二見龍在田孔子曰龍德而正中也亦由學以聚之問以辨之逮至九五飛龍在天則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學問之功其大矣哉儻若誦說雖勤而誠意之不充見聞雖廣而躬行之不力深恐猶爲觀美而於王功帝績

未知所用力之地也董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臣伏願陛下講學之際更留聖心咨詢考問以盡臣下之情反復研究以求理道之要磨礲漸漬日累月積既淪其心源斟酌於義味自然德性成就知慮開明物來而能名事至而能應以之用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政則蠹弊日銷績效日著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哉昔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選文學之士日

侍閒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惟其見善必從聞義必從用成貞觀之治庶幾成康爲功德兼隆之主此又尊所聞行所知之明驗也以陛下天資粹美進德無疆上焉唐虞三代下焉亦不失爲唐太宗惟陛下留神幸甚取進止

應詔舉彭法輔廣充奉使之選狀

準尚書吏部牒備準尚書省劄子三月二日奉聖㫖令
兩省侍從臺諫各於文武臣内舉堪充奉使二人限三
日聞奏臣伏覩儒林郎辟差充揚州江都縣丞彭法雖
出特科尚負壯志長於言論深識事機忠訓郎監潭州
南嶽廟輔廣生於將閥學有師承志切憂時言皆中理
令保舉堪充奉使之選
應詔舉耿羽王好生充通書金國元帥府人狀
準吏部牒開禧三年九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劄子九

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奉聖旨令兩省侍從臺諫於在朝職事官院轄京局官内各選舉堪充三省樞密院通書金國元帥府人一二人限一日聞奏知州縣官内有堪充者亦聽選舉臣伏覩承議郎提轄行在左藏東西庫耿羽性資慷慨志慮忠純曉暢事機尤長議論廸功郎新特差充淮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王好生深達時務有志事功談辯詳明智畧可取今選舉堪充三省樞密院通書官

除御史中丞舉倪思充自代狀

臣伏覩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倪思歷事三朝
秉持一德親結知於聖主義不辱於權臣欲大正於紀
綱宜首登於風憲顧回思渙允叶師虞今舉充自代

論朝議大夫易祓朝請郎太常少卿兼權吏部
侍郎兼侍講朱質朝奉大夫林行可乞賜鐫斥
狀

臣恭惟陛下奮發英斷雷厲風行元惡巨姦一朝屏殛

兵民欣快中外聳聞宗社幸甚然以伲胄自强秉政日久中外之士被其汲引安於平進無所阿附者豈無其人勢亦難以盡責之若夫朋姦罔上長惡怙終爲天下所指目者豈可置而不論乎臣謹按朝議大夫易祓器識甲凡貪躁嗜進學舍優選歆豔士林使之稍加涵養自可馴致通顯繇館學而攝詞垣蓋鄉用矣一旦伲胄畀蘇師旦以節鉞猶有愧於物議祓乃懐章詣師旦之門極其襃美有文事武備無智名勇功之語傳者嗤罵

形於譏誚既而懷不自安求居諫職以鉗衆口士行已掃地矣遂愈無顧藉凡可以投合者靡所不爲侂胄竊弄威福怨嫉既多密圖兵柄以固其位鄧友龍倡用兵之議易祓和之更互表裏專務詭隨去年之春侂胄意雖已决然未卜人心之從違祓乃獻說張大賊中之事使廷臣條具易祓首言敵國有必敗之勢中國有必勝之理又白敵國如外强中乾之人僅延喘息易祓號爲儒生豈無見於利害之實徒以意在逢迎不復體國侂

胄始欲加罪異議而廷臣言不可者什七八卒亦無如之何易祓果得爲諫大夫復力主兵說方其遣從臣宣諭荆襄也止以賑卹流民爲詞人尚疑信及易以宣撫則中外始知其必妄動同列有力爭者易祓鄧友龍相繼論奏遂至貶斥而師已出境矣逮友龍以喪師罷黜祓自知其敗露佯爲大言以宣威自任欲蓋前日之繆妄且師旦之麻祓寧不知其不當草侂胄亦不强其必從祓諂附師旦攫金而不見人慨然援筆師旦既敗侂

胄每對客鄙笑之主持用兵本欲附會侂胄以苟富貴
至誕謾之不可揜則雖侂胄亦厭惡之矣未幾而果逐
去易祓知其權要而不恤國計兵釁一動貽禍生靈祓
偃然家居坐享祠廩其心亦自安乎朝請郎太常少卿
兼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朱質趣操回邪心術傾險策名
高第榮進素定初任回改秩即授學官具有舊比質既
欲速乃於任未滿之前力求特薦有審察之命已不安
分義矣入朝甫閱四載以著廷權郎朝廷待遇不薄不

自愛重日事奔競至投拜李士謹以結蘇師旦或謁不得入則伺候終日趦趄受命閽人館閣之彦當如是乎師旦雖揄揚於侂胄而未有以中其意也去歲正旦北使來廷偶閤門詔相差誤致北使舉止周章未爲甚失禮也質知侂胄意在尋釁邊上章乞斬北使師旦言於侂胄謂質天下之奇材且訝廷臣不知出此質由是進見無阻竟得諫官遂與易祓更相附和形於章奏無非迎合如曰方今指義旗以行天討弔遺黎而復舊疆來

蘇溪望之久雲合響應之勢摧枯拉朽指日可俟不知質何所見而云爾耶丘密之在督府斟酌事勢嘗遣小使往通和議北使一再回答指言侂冑不及其他侂冑怒其不與回護直以上聞諷質使言質即上疏醜詆務快其意雖不厭公論不恤也質既盤據要地自謂莫敢孰何每肆刼持之言謂可以聾瞽上下而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侂冑亦始覺其非矣乃移之奉常質盡自圖去就乃復乞憐於侂冑自述其宿昔奉承之謹求

兼吏侍仍廁經帷前此卿監郎曹之兼講讀或出於一時擢用者有之其罷臺諫而仍兼講讀者惟陳讜嘗冒處旋即論去質居之安焉且以張栻自況多見其不知量又其大可罪者近日陛下竄斥侂胄質自以失所依賴纍纍若喪家之狗荒廢職事奔趨他門止復爲庇身之所至有拒而不納者夫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有臣如此尚可使居獻納之任侍清閒之燕乎至若朝奉大夫林行可者狀類鬼蜮心同蛇虺褊狹多忌深險莫

測兩宰劇邑猶有能稱而大體不正貪榮嗜利背君忘親其人之賢否可見矣陳自强冒居政地即引爲六察以爲己助二年之間躐處臺端凡所論奏無非奉行權臣風指暨以憂去書問交通殆無虛月每遇侂胄生日餽獻之禮不違時刻侂胄亦拳拳於行可率朝至暮報常許還以舊物夫居喪而通問於人在禮必有甚不得已者而行可念弗及此一意趨媚事親不孝其能移忠於君乎去夏六月蘇師旦敗行可未及知致書師旦囑

浦城宰陳至和轉達書題稱爲恩府節使相公至和急
封還之已爲一士夫所見相與傳笑行可身爲臺諫顧
稱奴隸爲恩府其茍賤亡恥抑可知矣其居鄉也嘗以
舊臺諫自處縱容親黨陵轢州縣福州因買銀事有親
戚占悋富室無禮縣官邑宰林洽稍加懲治行可大怒
師憲爲之斷遣數人猶未快意必欲作草大臣上疏論
奏以欺脅愚民搖撼邑宰幾至不免夫臺諫朝廷紀綱
之任豈可行恣睢鄉曲之間乎服闋被名處以奉常清

選怏怏不樂謟佞百出一日見執政忽言平章可謂與天同心衆人以爲當用兵則從而用兵衆人以為當議和亦從而議和夫兵陛下之兵也豈衆人所得可否而侂胄所得專決與天同心之語豈所施於臣下乎侂胄之擅開兵端不特士大夫知之閭閻小民亦知之不特中國知之敵人亦莫不知之方丘宻之遣小使也書詞未嘗不爲之歸過於鄧友龍皇甫斌輩而北帥貽書直謂侂胄既爲太師平章軍國使無意於用兵則師旦輩豈

敢專擅由是言之則首謀姦臣其爲侂胄明矣夫遠而
敵國亦知兵端起於侂胄而行可獨不知之不過巧爲
謟辭爲侂胄文過而已欺君負國孰甚於斯卒自奉常
貳長諫省又見衆議籍籍國事至此咎將誰歸推所從
來將不利於自强侂胄必去異議者然後可安遂有一
網打盡之謀夫侂胄專擅日久自强依阿取容人畏凶
焰莫敢指言蒙蔽之禍將不勝救而行可又欲盡逐異
議是將使陛下左右皆侂胄自强之人而後已此其意

欲何爲耶臣前所謂姦險之徒樂爲之鷹犬者易祓朱質行可其人是矣夫佖胄之姦惡易祓導之於前朱質助之於後行可成之於終今佖胄既已竄殛而三人者使得佚罰則何以快人心之憤鬱昭國憲於陛下更化厲精之始乎臣愚欲乞睿斷將易祓朱質林行可重賜鐫斥終身不齒以爲士而不顧行檢自棄名義朋姦罔上長惡怙終者之戒取進止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論新除司農少卿張鎡乞賜竄責狀

臣仰惟陛下奮發乾剛誅鋤元惡中外慶快萬口一詞惟是更化之初一點一陟天下觀瞻所係不容少有差失儻使姦人投隙而進豈不致中外之疑謹按新除司農少卿張鎡很甚虎狼毒於蛇虺立朝則猥賤而無恥居家則瀆亂而朋淫其回邪姦慝之迹雖盡南山之竹不足登載而前後亦畧見於臺臣之章疏矣若其凶殘著於心本奴婢廝役之徒少忤其意必潛置之死地當蘇師旦用事之時鎡傾其故弟家財强抑孤女與師旦

子爲婚其女出嫁之夕號泣登車指鎡而慟曰叔要做
好官却以我嫁書表司之子聞者爲之悲感有銜不愜
卒殞非命自此益得罪於公議不復以人類待之廢放
終身猶爲僥倖忽傳除目大駭聽聞轉相顧語莫測其
端識者尤爲疑懼况張鎡既爲師旦姻家情好稠密祟
資顯秩皆自師旦得之師旦既斥每懷觖望近正典刑
當益懷鞅鞅既爲刑人死黨豈宜寘之卿列而俾近君
側乎臣職在彈劾若不於幾微之始亟鉏其姦設或鎡

交結非類益肆梟張別爲國蠹賊將又有不可勝言者

用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斷將張鎡削奪官資重賜竄責

以清朝列以杜姦萌中外幸甚取進止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

張鎡特降兩官送廣德軍居住

論宮觀鄧友龍乞賜鐫黜狀

臣聞國家之大柄賞罰而已昭勸示懲維昔盛時未嘗

廢一是以公道興行人心悅服臣伏見與宮觀鄧友龍

始焉立朝頗得士譽慷慨自許亦足稱尚朝廷以其勇

赴功名之會未暇詳攷才諝之實畀以重權不從中御而友龍踈闊脫畧乏持重之操阻愎迷闇無臨敵之算所以許之便宜正應斟酌彼已審量進退設若未得機便不厭反覆論議以圖萬全而友龍不思委寄之重無虞心而務輕信上違指授督趣師行遂使績効未睹憂顧方深職任宣威咎將誰執所幸陛下明見萬里察其負乘改授宿望友龍自宜上章引過屏息俟命傳聞道路尚乃偃然自居猶覬入臺就職紀綱風憲之首當如

是乎雖陛下曲示保全賦以祠祿然既辜任使遽得優閑懲勸不明公論未塞欲望聖斷將鄧友龍特賜鐫黜以彰國典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六曹尚書依舊獨員上殿劄子

臣伏覩近降聖旨六曹尚書獨員上殿及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朝辭並須上殿指揮更不施行臣竊惟尚書之職其選甚高自行官制以來多自此官除執政朝廷所以待之可謂厚矣元豐之末始有不得獨

員上殿之法紹聖之初尋即改正所以示優禮而去疑貳也今復罷此指揮其何故哉監司當一路之寄兵鈐受方面之託以人主之好惡達於遠方不使一對清光何由面稟聖訓況先朝之法行之已久别無大害不必輕改臣今欲乞六曹尚書許獨員上殿及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朝辭日並須上殿皆依舊施行取進止

乞御史臺及兩省臺諫官挑班上殿劄子

臣伏覩近降聖旨御史臺所請挑班上殿指揮更不施行契勘臺諫官欲上殿奏事申牒閤門若遇班次併積不免累日伺候臣自供職以來凡欲上殿計會閤門多值未有班次每作急速公事奏禀方得即對竊惟耳目之官以言爲職雖非急速公事亦當以時敷陳則御史臺挑班之請不爲過也況尚書六曹開封府大理寺遇有合奏公事並許挑班上殿何獨耳目官不得用此臣今欲乞今後御史臺及兩省臺諫官並依六曹等處許

先次挑班上殿仍不隔班取進止

再言王師約劄子

臣近以除駙馬都尉王師約不當言之再矣未蒙施行用人聽言皆非細事一舉兩失實累初政伏望聖慈出自睿斷罷師約新除以合公議取進止